

續古文辭類纂

冊古

新刊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七

下編之九

敘記類上

汪荅文書沈通明事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迹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謀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僦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

髮爲浮屠。已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須顙。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閒以曼聲雜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錢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知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爲魯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日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爲浮屠。又名元弁。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

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略。橫從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淪沒。爲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卽鬬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掣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煤孽焉。及一日僨決潰裂。接接手無策。則槩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真乏才也邪。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政。此予所以歎也。

胡稚威王大夫述

甲辰二月。予自杭以舟而東。有上虞人求載者。狀甚遽叩之。乃對曰。吾大夫王君卒次歸喪京師。吾將從邑人祖焉。語終蹙然。于是詢之曰。子之君亦奚政之

惠于若土乎。訟息乎。獄罄乎。刑不施乎。盜賊徙去乎。利興而害剔。而教化徧洽乎。則默然哂。遲然應曰。否。否。然則子之情如喪親愛而不能已。其若何。曰。吾大夫爲治。訟卽不息。而聽以平。獄卽不罄。無濫。且有恤也。刑不得不施。而慎。又從其省者。盜賊或閒發。擒于庭。治而諭勸之。時時悛。吏胥不得奸。武猾不得暴。催科無有迫。當事無有惑。是盡心於民。彼利之予而害之去。教之行而化之及。果令一人責耶。吾固好遊。今天下割省大小十五。嘗以至焉。郡百數十。州邑幾二千。守長廉惠未數聞。其貪黷殘鄙。接壤聯境。符出一孔。求吾大夫之政。以賢于盜祿血國。豈不謂遠哉。如必子之所云。古吏之良也。于今其奚獲焉。予聞而喟然。夫三代而上。非賢且仁者。無以涖官。故其政均。而民不知所頌。三代之下。所以爲治者。旣衰。若兩漢循

吏猶多以養民導俗爲務。後世益嬾。選舉術乖。託要重者。雖玷位無罪。善諂賂者。而牟賊曰才。是以民誹不服。具瞻而嘻。若王大夫于虞。非有異施。家感人說。己懼若來者之難似然。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其信然乎。吁。

胡稚威書李晉福

李晉福者。事景州諸生趙遵譜爲僮。崇禎中。大兵

入塞。破畿南郡縣。略地至景州。晉福方隨遵譜行野外。倉卒被擄去。家人未知也。去數日。晉福潛自兵中還。言狀。遵譜家皆痛哭。旋呼晉福。已不知所之意。其亡去也。後三歲。遵譜忽自歸。家人且歡且愕。以問遵譜。皆晉福所爲。晉福初以被擄告其家。卽從遵譜出塞外。備歷危苦。遵譜初見俘時。本乘馬。馬爲人奪。與晉福徒跣行。居塞外久之。有騎過。遵譜識爲己馬。直

奪之。騎者怒，拔刀砍遵譜仆地，流血幾死。晉福負歸土舍中，求藥裹創，僅乃獲愈。遵譜性愆，負氣不能爲人下。晉福戒曰：「若此，且速禍。」當忍俟之。脫可得歸，縱不然，猶幸免爲人戮，而尚欲如家居態乎？兩人在兵中，日益習。其弁校試問晉福，晉福詭言：「遵譜吾弟也。兵中嘗呼遵譜有所役使。」晉福輒曰：「彼小弱，不任爲代。」遵譜役兵中，旣多喜。晉福者，後稍弛其防。晉福乘閒，乃遣遵譜亡歸，竟得至家。遵譜歸一年，晉福亦逃入塞，見遵譜，持相泣也。遵譜於當時無晉福者，擄死久矣。晉福崎嶇不顧患難，死亡以從遵譜，卒能全而脫之，而已亦免焉。彼所謂古烈丈夫之風者耶？

梅伯言書李林孫事

郊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乂安，坐中皆

摺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爲妖人。嗾某公卽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爲上客。時賊衆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徙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爲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閱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囂。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閒。林嵐乞其兵守盧氏。賊帥張潮兒來攻。衆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謝其衆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閒耳。衆怒曰。誰無面目者。致公爲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

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衆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爲安徽省同知。有蓋方泌者。爲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民。常敗。言笑如平常。衆怒曰。見人父兄弟死。反笑爲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衆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衆皆哭。汪士鋆曰。吾往來梁楚間。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而溫厚長者。士鋆與言。言形勢。王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梅伯言書楊氏婢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

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永雋

吳南屏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薌泉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權焰張有寵奴常乘珅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笞之奴曰汝敢笞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笞我先生益大怒痛笞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人聚觀謹呼曰此真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削

其籍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喜山水。乃遍游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筇屐迎。飲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史。和珅誅。復官部郎。以卒。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曉。以卓異薦入都。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陳名貫畢。

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曉對言。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生長京師。上忽悟曰。爾乃

燒和珅車。謝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曉家世。勉以職事。明日。上語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未幾。命擢興曉敘州府知府。

方裕州入見時。吾鄉人士在京師者。盛傳天語。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薌泉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其本末如此。云。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當推御史者。語次。因舉薌泉先生之

事郎官謂曰。薌泉負學問文章。又彼時清議尚重。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便。今我等人材既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友朋笑。重則恐觸罪。一朝跌足。誰肯相顧盼耶。且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嗟夫。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願其有是。孰知當薌泉先生罷官時。同朝行輩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閒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可謂計慮之不詳盡者耶。

鄭子尹遷居紀事

道光二十六年□月九日。昧爽。奉先府君之魂帛。先孺人之神主。從祖曾高三世之主。自堯灣寓宅遷於

望山堂珍斬衰苴經杖率一妻一男三女各服其服
從以次安而畢乃哭於門外之次哭吾父也而因哭
吾母哭吾父母也而因哭吾祖曾哭吾父母祖曾而
因自哭吾身蓋痛吾母之借居終世而不及見斯堂
也痛吾父之及見構架而又不能待數月入居之也
痛吾祖曾自後之子孫遂長爲斯里人而其墳墓遂
棄之兩日程外也痛吾身飢寒困苦之餘始僅依先
人墓下奠四仲享獻之居而行年四十已衰茶如六
七十歲人而凡善吾子瞻吾弟收吾諸從使永保有
斯堂者知復能盡遂吾志否也哭無常聲繼之以血
匠者曰入宅吉事也而如此若非宜者嗚呼吾能無
痛哉吾又奚知吉與不吉哉書之榜於堂以紀來居
之始

薛叔耘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并序

贈太子太保記名提督忠烈程公學啓發迹在安慶授命在嘉興而其下蘇州一役功最高雖三尺童子聞其名莫不敬悚余嘗病官書載公戰功雖具而公之雄略偉節有未詳者謹再撫拾所聞以俟作史者采擇云

公幼不喜讀書亦不事生產然倜儻有大志粵賊陷桐城聞其名購求不得乃執其父以招之其父貽以密書曰忠孝不兩全汝可爲我一出伺賊之瑕得當以報國亦大丈夫事也公乃出詣賊而父得釋僞英王陳玉成奇愛之稍任以兵事俾屬僞將葉芸來守安慶芸來倚如左右手娶以女甥高氏今尚書威毅伯曾公之圍安慶也陳玉成自江南大舉來援累爲楚軍諸將所折挫圍益急芸來分其悍黨授公俾出駐城外爲犄角公私忖圖賊數年迄未得閒今其時

矣。遂以其衆降官軍。日呼賊黨出降。賊窘且慍。膊公妻子於城上。公率降衆導官軍晝夜環攻。未匝月而城拔。賊衆殲焉。曾文正公自祁門來。公進謁。文正奇之。使將千人而未大用也。會今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以道員率師赴援上海。乃命公屬李公東下。李公旣巡撫江蘇。僅有上海彈丸地。賊糾黨數十萬來攻。李公督諸軍大創之。又至。又大創之。凡三卻悍賊。而公之功爲最多。賊自是不敢窺上海。公領偏師進克旁縣十數。李公察公才可獨當一面。漸令增募其衆至七八千人。使洋將戈登以常勝軍三千人與俱。進逼蘇州。公批亢蹈危。力爭要害。稍翦城外賊壘。僞忠王李秀成自金陵聞警赴救。累戰皆敗。當是時。李公遣諸軍由常熟趨無錫。以斷賊常州之援。秀成以謂無錫道不通。則蘇城危。乃大會諸酋。與我軍鏖戰。

無錫境上喪其衆十萬復遁入蘇城拒守適李公由
滬至蘇督軍破婁門外石壘長城燬賊營略盡公亦
盡奪蠡口黃埭泖野關諸隘水陸軍三面傅城賊衆
兇懼是時秀成之黨惟僞慕王譚紹洸所部皆粵賊
每戰猶致死自僞納王郅雲官以下皆有貳志副將
鄭國魁與雲官有舊雲官密致款於國魁爲介紹於
公公與國魁及戈登以單舸會雲官等於洋澄湖賊
黨謀殺公雲官苦止之公與雲官等約爲兄弟俾斬
秀成紹洸以獻諸酋不忍於秀成請圖紹洸公與諸
酋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富貴相保匿愾不告必死於
礮諸酋亦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反正輸誠有渝此盟
必死於兵誓畢各歸其軍旣而秀成察雲官等戰不
力覺有變自度力不能制而上游官軍攻金陵甚急
秀成迫欲赴援乃以守城事屬紹洸執手泣別曰好